月儿与“安静”

一

白天总是那么长。月儿待在教室里，有时也会想着，哟，怎么太阳还是那么高啊。树上的叶子，地上的草，绿得通透，茂盛得像正午的太阳。明明九月已经是夏天的尾巴，夏天的味道，却并没有减上几分。

班级的自习课，总是夹着些窃窃私语。只要是不过分，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管——谁没个急事儿啊？一道卡了老久的数学题，或者是借块橡皮。但若是闹腾起来，总会招来一声喝斥——“安静！”。班级又会渐渐平静下去，像是一池水，被风吹皱了，又马上回到了往日的宁静。

这一声“安静”，出自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的口中。小伙子一对浓眉，长得虎头虎脑，是这个班级的班长兼纪律委员——到了这所高中，其实班长除了两周一次的班长团支书例会，以及年末的班级考评，并没有更多的事。所以这里的班长，大多都兼了份职。小伙子不允许他的班级在自习课上乱了套儿——半是出于一个班长的责任感，半是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。

这一声“安静”倒是有几分特色，夹着几分恼怒，又带着一丝班长的威严。喊得久了，同学们便不叫他的本名或班长了，都唤他叫：“安静”。

“安静”在班级里是个“严父”一般的角色。上一次英语默写，老师发下了默写纸，便走开了。不少同学便在桌肚里藏了本打开的词汇手册。这周的班会课，“安静”二话不说将这件事情捅了出来。“安静”是个身正不怕影子歪的主儿，同学们既服他，也有些怕他。

“月儿，快把手机收起来，‘安静’回来啦“，同桌的云儿捅了捅月儿的胳膊，力道不轻。月儿依依不舍地将手机放进桌肚里，一边轻轻叹口气。上了高二之后，黑板报没了主题的限制，身为宣传委员的月儿自然高兴得不得了——终于可以撒开蹄子跑啦！可是这接着几天却又犯了难：该出一期怎样的板报啊？手机上查了又查，终究是没个准数儿。

“安静“其实坐得离月儿很近——就隔着一条过道。可是都已经做了一年的同学了，月儿和”安静”的交流，也仅仅限于几道数学题，几句没盐没醋的寒暄——这也怪不得他们。这个年龄的男孩女孩，总是在对彼此好奇的同时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，又热情，又害羞。

月儿有时也会偷偷瞥一眼这个邻桌的男孩。大多时间，他都是伏在那张有些凌乱的课桌上专心致志地写他的卷子。偶尔也会抽出一本书来看，或是抽出一本精致的小本子出来写上几笔。他常看的是一本鲍鹏山的《风流去》，一本叶嘉莹的《说初盛唐诗》。他的那本小本子上会写着些什么呢？他的备忘录，他的诗？月儿总是任由自己的思绪像吹出来的泡泡，飞得满天都是，在太阳下闪着七色的光彩。

最近，月儿的心里又多装了一件事儿——她拾到了一张别人本子的掉页。这掉页上记着几篇短短的日记，字写得很是随意，但一看就是个练家子，有棱有角。有几则日记倒是有些意思：

“9月3日 阴

也不知为什么，最近总是没来由的感到孤单，和同学之间像隔着一层纱。写好了作业，想找个人说会儿话，却又觉得有些唐突。真是怀念初中的那些好朋友啊！

9月6日 晴

有个好天气真是让人爽快！今天刚读了汪曾祺先生的《受戒》，真美！真是希望有一个像小英子这样的姑娘陪在身边！哎，你呀你，怎么又开始想小姑娘了！

……“

每次读到这儿，月儿总是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这份日记的主人，倒也率真！翻来覆去，总是最喜欢这段，却也说不上个为什么。

隔条过道的“安静“，一开始也没觉得什么，但是老是听着隔桌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总是有些疑惑，便抬起头瞧了一瞧。这一瞧可不得了，“安静”这一个大男生，立马就红了练，一把将那掉页抢了过去塞进了自己的本子里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只是盯着自己的卷子，却下不了笔。月儿先是吃了一惊，但仔细一想，却都明白了。

“‘安静‘，你的字写得有脾气，真好看！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原先给板报写字的那个同学写得软塌塌，不好看。你来帮忙吧！“

“安静“没法拒绝。月儿的眼神很真诚，却又藏着几分笑意——看！你的“小秘密“都被我知道了，若是不答应，瞧我不把这事儿给说出去！

出板报，照例是在星期五放学后。自习课是不准做这种活儿的——怕乱。其他的，则大多是一些零碎时间了，做总是能做一些，却总没有一个下午做完来得爽气。

班级的同学基本都回去了。连值日生也匆匆打扫完了教室背走了自己的书包，只留下了月儿和“安静”。

“敢情你还没想好出啥啊！“

“边想边出呗“，月儿晃了晃她的小脑袋，”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？都说你脑子转得快。“

“安静“其实是有些点子的。每天做作业，复习功课，满足不了他那颗满是新奇想法的脑袋。他的日记本子里就写着不少天马行空的诗歌。今天，倒是要在这小小的黑板上， “作“一首别样的”诗“了。

“安静“眼珠子转了一转，“有了！”，和月儿一说，月儿拍起了手，“这主意不错！”

星期一早上，大家便看到了这样一幅板报：一位少年躺在一个土坡上，双手捂着一只蝉。少年的背后是一大片银杏树，树上的叶子大多还是青葱的绿色，一圈一圈地晕染开来。可有些小扇叶的边缘，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。一旁写着两行清秀的行楷：“只要蝉鸣还在，夏天便不会过去。”

说不出什么滋味，但是少年若有所思的脸庞，那带着金边的叶子，那似乎在诉说着什么的淡淡的两行字，总是有几分惆怅。

这板报居然还有了些名气——不仅自己班里的同学喜欢，时不时还会有别班的同学过来瞧上两眼，看完了，总是忍不住夸上两句：“啧啧啧，真好看！瞧瞧这字！瞧瞧这画！”

“月儿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你的板报哪！”云儿叽叽喳喳得像只喜鹊，却把月儿逗得眉开眼笑。这一句夸奖，便能让月儿高兴上好几天，做上好几个美梦。

月儿和“安静”，也便逐渐成了一对老搭档。

他用抹布沾了水，写大字，她为他描边；她画画，他为她洗笔，挤颜料，偶尔也帮上几笔。日子久了，话，也就多了起来。

他常常在写完字后看她画画。

“你今天的画里有一阵风。”

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！”

“花瓣是乱的。”

“真厉害！”

有时，画完了一个部分，月儿也会停下来歇口气，看他写小字。

他写小字的时候，专注极了，也温柔极了。有时“刷刷刷”地写，行云流水；有时却又缓下来，完成一个漂亮的横折弯钩。偶尔，也会拿了张纸巾，轻轻地擦掉一些粉笔字的边角，让线条更加圆润，让整个笔画显得优美一些。

月儿爱看他写小字。

……

出完板报，两人背起书包，一起朝校门口走去。门口的几棵银杏树已变得金黄，纷纷扬扬的落叶织就了一条金色的地毯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

“没想到，你平时那么斯文，还有些严肃，日记里的文字来也是那么风流吗！”

“嗨，我又不是太监，连想想都不许啊？”

说完这话，月儿笑了，“安静”自己也笑了。

**二**

期中考试后两周，迎来了一节特殊的班会课。为什么这节班会课特殊呢？因为这节课既没有安排什么“学习经验交流大会”，也没有开展什么“防火防灾教育”。日程安排上只写了四个字：自行安排。

“安静”早早就跟大伙儿说了这件事。可是眼看都过了两天，还是没人来出个好主意。正犯愁时，月儿找到了他：“我想就做一次做游戏的班会课，让大家开心一下。我有几个顶棒的主意，大家一定能玩得高兴！”

“安静”的浓眉一挑：“成！你来主持！”

班会在星期五的最后一节课。月儿早早地就站在了讲台上。

班会的主题，就叫“轻松一刻“。

“今天，我们的活动就是做游戏！这第一个游戏，叫‘小组长竞赛’。参赛的同学要当一回正收作业的小组长，以最快的速度点出这一组本子里面都缺了谁。”

同学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。先上场的是赵德胜。只见他瞥了一眼这组有那些人，接着便飞快地在讲台上将本子分堆。一堆本子里至多只有两本。

明眼人一下子就瞧出来了：“嘿！同桌对！”

这“同桌对“的方法其实也简单：将同桌的人的本子两两配对，等配完之后，可以通过看落单的本子迅速找到哪些人没交。只是若有一对同桌都没有交，找出来却需要费一些眼力。这”同桌对“的功夫，全在这”分堆“上。分得利索不利索，怎么排自己分的”堆“，都有讲究。

赵德胜没等把本子分完就报出了一溜人名。“全都对了！15秒23！”

接着上场的是数学课代表杨小慧。与赵德胜猴急的样儿不同，杨小慧就淡定多了。她瞄了一眼组号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名单，便开始翻这组的本子。一边翻本子，一边用另一只手的指甲在小名单的人名旁刻上一小道。她手上动作虽勤快，身子板却是纹丝不动，煞是好看。“便签条儿！”有人在旁边嘀咕。

“便签条儿“便是一种更常用的手法：见一人出现，便在写了人名的便签条上将这个人名划掉，剩下的，便是没交作业的。

“13秒59！“熟稔此法的杨小慧一下子就来了个开门红！

小小的教室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。同学们你来我往，纪录被一次次推上去。最后，纪录被定在了12秒75，很久都没有人能打破了。

“最后一个名额！”

“安静“上场了。

他既不“分堆“，也不带”便签条儿“，只是一边来回翻本子，一边直接瞧着台下的这组人比对。他的”便签条儿“装在他的心里啊!

“王大炮，赵旺财！“

“12秒54！“一旁的计时员有些激动。

“可惜喽，可惜喽。你再瞧瞧，有没有漏的？”月儿笑着摇摇头。

不可能啊？这组恰好就是我所在的那一组，有啥人我都是门儿清啊……坏了！把自个儿给漏了！

安静无奈地笑笑，在一片惋惜声里下了讲台。

第二个游戏开始了。月儿却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请了一溜人上了讲台，给每个人的左手腕上系了个绳结。“这个游戏就叫做‘解套儿’。只许用左手，你们谁先将自己左手腕上的套儿解开，谁就赢了！”

大家都卯足了劲儿，涨红了脸，可是连能碰到绳子的人都没几个，更别说解开了。滑稽的模样，引得大家笑声不断。有几个“人来疯”的主，听到这笑声便更加起劲儿，扭着胳膊，狰狞着表情，好像在做着盘古开天辟地一般费劲儿的事，给班级里本已响亮的笑声更是添了把柴火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这里在说相声哩！

来来回回，好几拨人，都没有能解开的。

已经是第四拨了。“安静“也上来了。

和绳结斗争一会儿，“安静”突然停了下来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他示意身边的赵德胜也停下来，然后用自己的左手，解了赵德胜手上的绳套儿。

原来是这样！

虽说是“安静”最先想出的主意，可按照规矩，头名的却依然是赵德胜，奖品是一块橡皮。这赵德胜也不含糊，找了块三角板，三下两下将橡皮切成了两半，塞了块大的到“安静”手里。班级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，既是为“安静”鼓劲儿，也是为德胜叫好。

“安静”的眼眶有些红了——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激动了。是德胜的半块橡皮吗？是同学们的掌声，欢呼声吗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全是。

活动接近尾声了。班级的投影屏上出现了一行文字。

“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吧！”

班级里，响起了明亮的朗读声：

“总有人来问我：‘你快乐吗？你幸福吗？’我总是回答：’是的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幸福。’’那快乐是什么，幸福又是什么？‘’快乐，大概是自己的心在欢快地流动着吧！而幸福却是一种绵长的感受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’”

**三**

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冷。月儿总是不喜欢冬天，因为她的手老是生冻疮。但是今年的冬天却格外讨人喜欢，因为，落雪了。

月儿记得，上次见到雪，还是五年前了。每次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最疯的就属她了。月儿也不知道，自己为什么这样喜欢雪。但是雪一来，整个世界都没有了杂色，变得清爽，干净。将雪揉成团，丢出去的不仅有雪球，还有所有的烦恼。

一晃眼，又到了周五。这周并没有板报的任务，可是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在教室里写起了作业，等着教室里最后一个人离开。

教室空了。

“月儿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““安静”先开了口。

他们穿过小花园——这小花园在夏天会开满栀子花——越过百年古松，走过一段荒芜了许久的石径。曲曲折折，映入眼帘的，是一座小小的八角亭。

月儿虽知道学校所在地原是一处江南园林，但却也吃了一惊。

亭子的周围长着好些腊梅，正迎雪盛放。无人修剪，乏人问津，却不妨碍他们倔强地生长。一朵朵淡黄的小花，在这片皑皑白雪中格外的耀眼，散发着太阳般温暖的气息。

一条小小的溪流绕过小亭子。水是活水，正叮叮咚咚地唱着歌。一座小桥弓着身子伏在这小溪上，桥上的石狮子戴着雪做的帽子。

“有时有烦心的事儿，我便来这里坐坐。这里的风景有味道，看着能让人安静下来。“

雪花纷纷扬扬地落着。

两人沉默了许久。

月儿知道他还有话要说。他想要说什么？月儿的脸突然灼热了起来。

他凝神望着远方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又在斗争着什么。

他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他转过身来。

“今年的雪，真美。“

**四**

高二的时光过得飞快。一转眼，就到了高三。

文理分科，月儿去了楼上的文科班，“安静“去了楼下的理科实验班，又做了班长。

“安静”的班级就在楼梯口旁边。有时经过，还能听到他那句响亮的“安静”。

他开始给她写信了。两人在信纸上的交流，广得多，也深得多。他总是喜欢附上两句他写的歪诗；她也喜欢给他讲她小时候当“孩子王”，和一群小区里的小朋友玩“踢罐电报”的故事，却总是在关键的地方下个扣子，急得他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找她，讨后半截故事。偶尔，他们也会聊聊未来。她说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只是想离开这个小城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他说，人就这一辈子。他要去一个能让他展翅高飞的地方。

他们几乎无话不谈，连月儿也觉得奇怪。她总是肯把自己的事情说给他听，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。

有时，他们也去小亭子里坐坐。

月儿还记得，有一次在小亭子里，聊着聊着，“安静”就哭了起来。他月考的时候紧张，考坏了一门，一下子慌了神，就连着坏了好几门。偏偏这时班主任心情也不好，拎着他当“典型”多说了几句。高三的日子过得紧，他知道老师也是为他好，但心里委屈，却又能找谁去说？在同学面前，他得当好一个班长；在父母面前，他要做一个好儿子。

月儿也无奈，也心疼。所能做的却也只是借个肩膀，任由他哭得像个孩子。

**五**

月儿的那套画笔闲在角落里，已经很久了。

高三对板报没有要求，很多班级后面的这块黑板，也就这么一直闲着。

高三的日子平淡得像水，却也不紧不慢地流着。一眨眼，离高考也就两个星期了。

“安静”找到了月儿。

“接下来几天，老师便不再上课，留同学自己在教室复习。我总想着给大家一个好的氛围。我班级后面的那块黑板还空着。我的心里有幅画儿，你能和我一起把它放上黑板吗？”

他们又像原来那样，干起了活。

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啊！一边，是水面上一轮刚刚升起的初阳，烧得整个水面都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，一圈圈荡漾开去；另一边，却是一艘小舟——和那初生的太阳相比，这小舟是多么的渺小啊！可是它不在乎——它那鼓着的饱满的风帆，多像一个渴望的眼神，多像一个人挺着的胸膛！

在水面的不远处，写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远方。

画着画着，月儿的眼睛里多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。是啊，再过两个星期，他们都会像这小舟一样远航，像鸟儿一样飞得高高的，远远的。可是一想起她和他一起出过的板报，想起那场大雪，想起他们互相写的十多封信，想起他们的小亭子，想起他的那次哭诉，想起她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心里，却总是像被刀割了一般疼，鼻头一酸，就忍不住要落泪。

“安静“的眼睛，也是亮晶晶的。

忽然，他撂下了笔，三步两步地跑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月儿。

月儿回过身，将脸埋在他的怀里。

因为他的班长身份，因为一些规矩，这份感情被他压在了心里，久久都不敢打开。除了那天的哭诉，他总是和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。今天，他终于能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任泪水肆意地流下。想说些什么，喉头却像是被什么哽住了，开不了口。

已经是六月了。

小花园里的栀子花，都面带着微笑。清甜的花香，久久不愿散去。

2016年8月15日完成初稿

受汪曾祺先生作品影响颇多，在此致谢